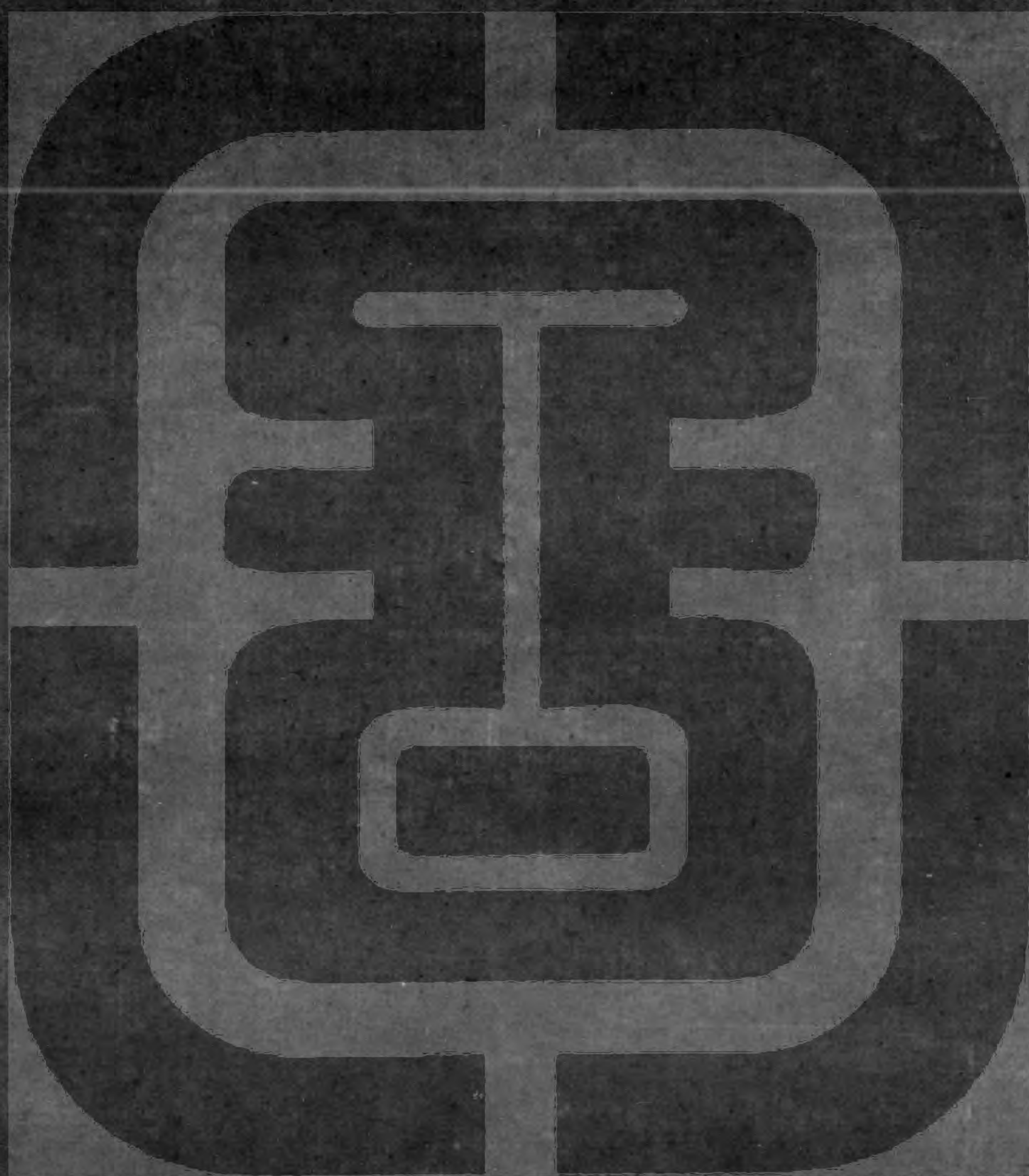


+



新鐫仙媛紀事第九



錢塘雒衡山人楊爾曾輯

劉香姑

劉香姑者其先浙之慈谿人嘉靖丙辰父廷試避倭入京考中文華殿中書母羅氏夢五色雲自天擁一絳衣女降其家遂孕凡十月異香氣氤氳不絕復夢白衣母送女來癸亥冬女生後香益甚遂名香姑姑貌端肅辨慧異常而孝敬自其天性住舊蓮子街

幼時偶出迷道由衛營歷中街賴白衣母抱至其家  
 開門忽失母所在然自週歲至十齡無歲不病劇亦  
 嘗魘於鬼祟皆賴觀音菩薩救濟得解母問菩薩何  
 狀曰戴珠冠着花袍手持鐵鞭鞭以擊丘壘小鬼者  
 其為崇者也病時嘗合掌胷前高叫菩薩菩薩不絕  
 母問之曰菩薩教我如此如此忽于二月十九日問  
 母曰今非菩薩誕日乎曰然語未畢異香勃發姑頓  
 顙作迎神狀已復作送神狀知為菩薩來也起視几



寶玉林

壁皆成甘露若粟顆曰此菩薩所洒楊枝鉢中水也  
甲戌始年十一病忽大作謂母曰菩薩今日來兒去  
矣兒無所戀、兩親耳涕泣不止舉家大號已命浴  
浴罷自縮過橋髻着緝雲履常服之外加白道袍黃  
絲而已手執小角扇徧拜兩親諸戚而異香發門外  
知為菩薩來跌坐室側凝然而逝顏益異如明珠丹  
砂而膚香烈如檀麝家人方舉哀而兄忠儼自山西  
厰至曰儼方晝寢見姑來別我曰二兄努力功名妹

去矣故奔來明日葬順城門外大光明寺傍母亦多  
病每病呼姑枕畔輒香發而姑至病輒已自是姻婭  
葭莩遠在千里下逮減獲凡有危殆呼姑姑必佑庇  
皆有事實不可枚舉甲戌父以賃房與吳江沈進士  
寧菴而尚未及遷姑龕是夜沈僕宿廳上見羣姬扣  
門直入談笑以為劉春耶而服飾容貌皆非人間有  
疑之蓋其仙女會香姑也明日迎龕婦忽白雀入龕  
內人皆駭視之雀復去墮有一毛皎潔如雪而綴其

端如赤霞所謂白鸚哥非耶既為仙女臨凡而復多  
病又復寤鬼豈阨數既定仙聖不免乎胡玉林寫姑  
像無據姑忽于夢中現身故援筆立就宛、為姑焉  
其異皆類此

玉灘仙女

永豐玉灘有村民黃姓業版築暇則捕魚一日携魚  
歸道逢三豔婦嫵姍行以為大家婦避道左婦顧謂  
將魚來取錢民隨之逾大松嶺至其家爾日留款遂

成居室忽思家歸尚為人板築自是往來如常七八  
年顏色豐腴絕食不飢亦常持其華衣美食婦則烏  
有人與偕往至半道失民所在其家綴長線于其身  
以觀其所往線自門隙出無礙至曠野遶樹而止萬  
曆丙戌往始不歸意必仙去矣

苟仙姑

苟仙姑名正覺其始祖嘉州威遠人父商于桃源遂  
家焉仙姑甫笄已適石門陳文鏊亡何歸寧入觀國

山擷野蔬遇老婦取葉餌之覺異歸感疾若魔者父  
招黃姑為解姑忽起與黃冠談二乘于是遠近聞者  
輻輳皆來視仙姑座中有縫衣仙姑又與縫衣談經  
史人益異之是時仙姑已辟穀日飲水間茹梨栗耳  
入居丹霞洞會武陵 榮王禮 華陽王為仙姑建  
玉皇閣成而里人又爭為姑結庵其後復移居之仙  
姑談休咎驗若合符來者雲蒸霞湧軒蓋裘馬連絡  
不絕深山險道邸舍不備但能舍客蓬茅遽爾長價

施米填溢露積莫可收貯以食緇黃貧者任其囊括  
去明日復大盈焉仙姑與客談客皆心知之而皆自  
喜去久之仙姑頗厭惡囂雜忽不言日夜唯閉關梵  
誦人不得見以是來者漸少間有薦紳淹綿頂禮必  
欲一見仙姑始見之即言亦為隱語絕不談休咎惟  
觀人為善勿為惡此為進修橐籥或令人冥心思過  
懺悔真切積善以勝之庶有解脫如斯而已隱語久  
而始驗傳在口吻不暇臚列仙姑侍者為華陽一老

仙媛九卷  
五  
宮人及一女道士為仙姑姪女道士所事為聖母仙  
姑亦謂始在觀國山所遇老母即聖母故皆塑像敬  
祠之聖母者貞觀中有女周氏偶獨處而僧來假宿  
女弗許僧強焉曰出則入虎狼腹矣其何忍女令詣  
後庵柴棚中暫憇乃女父兄皆業採割夜歸女以為  
言二人即操刀往柴棚宰僧而僧忽作神呪反制二  
人手足若桎梏不能動二人大懼祈免願捨宅為寺  
壯面受法焉僧始釋之即其家起法壇頓成叢林說

法濟度厥法弘著是為夾山禪師而女盡受夾山之  
法是為聖母冗湘洞間家所祀皆禪師聖母也山林  
靈秘醞釀龐博第一出神仙而仙統所自有繇矣丁  
太學將謁選問于仙姑仙姑不應太學強欲指迷仙  
姑曰不必問我君家堂上人齒高矣即膺仕可唾棄  
矧貴郎叢爾太學竟謁選領郡幕聞訃匿焉買舟之  
任不數里怪風起一家六口皆葬魚腹易明經任某  
邑令母死詭言妻母死置柩寺中治事如故或微有

嗾之者大懼而在家夙事仙姑因貽書問宦途休咎  
仙姑亦弗答無何令暑月坐大樹下毒蛇自樹擲盤  
項上嚙死仙姑勸人勿為惡每舉此為語端云

仙媛紀事補遺

炎帝少女

赤松子神農時雨師服冰玉教神農能入火不燒至  
崑崙山常止西王母石室中隨風雨上下炎帝少女  
追之亦得仙俱去高辛時為雨師間遊人間

賈氏

沈義吳郡人學道蜀中善醫一心救人功德感天周  
赧王十年老君遣使召與妻賈氏共載授羲碧落侍



郎白日昇天

劉瑤英

劉仙姑名瑤英石城人秦末隨父華避亂琉璃山因食異菓遂絕粒漢興出山容貌稍異人見而惡之遂遠去縣西二十里有山峭拔幽邃因獨棲其上常跨一白鶴往來後竟白日浮空而去

瞿夫人

瞿夫人豫章人隋末兄為辰州刺史有黃元仙者自

豫章來刺史素高其行以夫人妻之復薦其才德以自代隋亡乃棄官與夫人隱于州西之羅山貧甚為人傭織以養其姑如此者十年一日忽謂元仙曰昨有帝命當與君別矣俄化為青氣數丈騰空而去

許明恕婢

許明恕婢咸通十二年嘗逐伴入山採樵一日獨於南山中見一人坐石上食桃甚大問婢曰汝許明恕家婢耶婢曰是曰我即明恕之祖許宣平也婢曰嘗

聞家內說祖翁得仙無由尋訪宣平因謂婢曰汝婦  
為我問明恕道我在此山中與汝一桃即食之不得  
將出山、神惜此桃且虎狼甚多也婢食之甚美須  
臾而盡乃遣婢隨樵人婦婢覺樵擔甚輕到家具言  
入山逢祖翁宣平明恕怒婢呼祖諱取杖擊之其婢  
隨杖身起不知所逝后有人入山見婢童顏遍身衣  
樹皮行疾如飛入深林不見

韋恕女

張老者揚州六合縣園叟也其隣有韋恕梁天監中  
自揚州曹掾秩滿而來長女既笄故里中媒媪令訪  
良才張老聞之喜而候媒于韋門媪出張老固延入  
且備酒食酒闌謂媪曰聞韋氏有女將適人求良才  
於媪有之乎曰然曰某誠衰邁灌園之業亦可衣食  
幸為求之事成厚謝媪大罵而去他日又邀媪、曰  
叟何不自度豈有衣冠子女肯嫁園叟耶此家誠貧  
士大夫家之敵者不少願叟非匹吾安能為叟一杯

酒乃取辱於韋氏叟固曰強為吾一言之言不後即  
吾命也媪不得已冒責而入言之韋氏大怒曰媪以  
我貧輕我乃如是且韋家焉有此事况園叟何人敢  
發此議叟固不足責媪何無別之甚耶媪曰誠非所  
宜言為叟所逼不得不達其意韋怒曰為吾報之今  
日內得五百緡則可媪出以告張老乃曰諾未幾車  
載納于韋氏諸韋大驚曰前言戲之耳且此翁為園  
何以致此吾度其必無而言之今不爽移時而錢到

當如之何乃使人潜候其女女亦不恨乃曰此固命  
乎遂許焉張老既娶韋氏園業不廢負穢鋤地鬻蔬  
不輟其妻躬執爨濯了無忤色親戚惡之亦不能止  
數年中外之有識者責怒曰居家誠貧隣里豈無貧  
子弟柰何以女妻園叟既去之何不令遠去也他日  
怒致酒召女及張老酒酣微露其意張老起曰所以  
不即去者恐有留戀今既相厭去亦何難某王屋山  
下有一小莊明旦且歸且天將曉來別韋氏他歲相

思可令大兄往天壇山南相訪遂令妻騎驢戴笠張  
老策杖相隨而去絕無消息後數年想念其女以為  
蓬頭垢面不可識也令長男義方訪之到天壇山南  
適遇一崑崙奴駕黃牛耕田問曰此有張老家莊否  
崑崙投杖拜曰大郎子何久不來莊去此甚近某當  
前引遂與俱東去初上一山下有水過水延綿凡  
十餘處景色漸異不與人間同忽下一山見水北朱  
戶甲第樓閣參差花木繁榮煙雲鮮媚鸞鶴孔雀徇

翔其間歌管嘹唳耳目崑崙指曰此張家莊也韋驚  
駭不測俄而及門門有紫衣人吏拜引入廳中鋪陳  
之物目所未覩異香氣氤氳遍滿崖谷忽聞環珮之聲  
漸近二青衣出曰阿郎來次見十數青衣容色絕代  
相對而行若有所引俄而一人戴遠遊冠衣朱綃曳  
朱履徐出門一青衣引韋前拜儀狀偉然容色芳嫩  
細視之乃張老也言曰人世勞苦若在火中身未清  
涼愁焰又熾固無斯須泰時凡久客寄何以自如賢

妹略梳頭即當奉見因揖令坐未幾一青衣來曰娘子已梳頭畢遂引入見於堂前其堂沉香為梁棟玳瑁帖門碧玉窓具珠箔階砌皆冷滑碧色不辨其物其妹服飾之盛世間未見略序寒暄問尊長而已意甚鹵莽有頃進饌精美芳粢不可名狀食訖館韋於內廳明日方曉張老與韋氏坐忽有一青衣附耳而語張老笑曰宅中有客安得暮止因曰老拙暫遊蓬萊山賢妹亦當去然未暮即歸兄但憇此張老揖而

入俄而五雲起于中庭鸞鳳飛翔絲竹并作張老及妹各乘一鳳餘妓乘鶴者數十人漸上空中正東而去望之已沒隱隱有音樂之聲韋君在莊小青衣供侍甚謹迨暮稍聞笙篳之音倏忽復到乃下于庭張老與妻見韋曰獨居太寂寞然此地神仙之府非俗人得遊以兄宿命合得到此然亦不可久居明日當奉別耳及時妹復出別兄慇懃傳與父母而已張老人世遐遠不及作書奉金二十鎰并與一故席帽曰

兄若無錢可於揚州北邸賣藥王家取一千萬貫持此為信遂別復令崑崙奴送出却到天壇崑崙奴拜別而去韋自荷而歸其家驚訝問之或以為神仙或以為妖妄不知所謂五六年間金盡欲取王老錢復疑其妄或曰取許錢不持一字此帽安足信既而困極其家強進之曰必不得原何傷乃往揚州入北邸而王老者方當肆陳藥韋前曰叟何姓曰姓王韋曰張老令取錢千萬持此席帽為信王老曰錢即實有

帽是乎韋前曰叟可驗之豈不識耶王老未語有小女自青布幃中出曰張老嘗過令縫帽頂其時無皂線以紅線縫之線色手跡皆可自驗因取看之果是也遂得錢載而歸乃信真神仙也其家又思女復遣義方往天壇尋之到即千山萬水不復有路時逢樵人亦無知張老莊者悲思浩然而歸舉家以為仙俗路殊無相見期又尋王老亦去矣後數年義方偶過揚州而行壯邸前忽見張老崑崙奴前拜曰大郎家

仙夢九卷  
三章五局  
中何如娘子雖不得歸如日侍左右家中事無巨細  
莫不知之因出懷中金十斤以奉曰娘子令送與大  
郎君阿郎與王老會飲于此酒家大郎且坐崑崙當  
入報義方之於酒旗下日暮不見出乃入觀之飲者  
滿坐、上並無二老亦無崑崙奴取金視之乃真金  
也驚嘆而歸又足供數年之食後不復知張老所在

仙尼淨秀

比丘尼釋淨秀本姓梁氏安定烏氏人也其先出自



少昊至伯翳佐禹治水賜姓嬴氏周孝王時封其十  
六世孫非子於秦其曾孫秦仲為宣王侯伯平王東  
遷封秦仲少子於梁是為梁伯漢景帝世梁林為太  
原大守徙居壯地烏氏遂為郡人烏自時厥後昌胤  
阜世名德交暉蟬冕疊映漢元嘉元年梁景為尚書  
令少習韓詩為世通儒魏時梁爽為司徒左長史秘  
書監博極羣書善談玄理晉太始中梁闡為涼雍二  
州刺史即尼之廼祖也闡孫攜晉范陽王虓驃騎叅

軍事漁陽太守遭永嘉蕩析淪於偽趙為秘書監征  
南長史後得還晉為散騎侍郎子疇字道度征虜司  
馬子粲之仕宋征虜府參軍事封龍川縣都亭侯尼  
即都亭侯之第四女也挺慧悟於曠劫體妙解於當  
年而性調和綽不與凡狹孺同數弱齡便神情峻徹  
非常童稚之伍行仁尚道洗志法門至年十歲慈念  
彌篤絕粉黛之容棄錦綺之翫誦經行道長齋蔬食  
年十二便求出家、人苦相禁抑皆莫之許於是心



祈冥感專精一念乃屢獲昭祥亟降瑞相第四牀起  
獨為先覺開譬內外故雅操獲遂上天性聰叡幼而  
超羣年至七歲自然持齋家中請僧行道聞讀大涅槃  
經不聽食肉於是即長蔬不噉二親覺知若得魚  
肉輒便棄去昔有外國普練道人出於京師往來梁  
舍便受五戒勤翹奉持未嘗違犯日夜恒以禮拜讀  
誦為業更無餘務及手能書常自寫經所有財物唯  
充功德之用不營俗好少欲入道父母為障遂推流

歲月至年二十九方獲所志落髮青園服膺寺主上  
事師虔孝先意承旨盡身竭力猶懼弗及躬修三業  
夙夜匪懈僧使衆後每居其首精進劬勤觸事關涉  
有開士馬先生者於青園見上即便記云此尼當生  
堯率天也又親於佛殿內坐禪同集三人忽聞空中  
有聲狀如牛吼二尼驚怖迷悶戰慄上恢然自若徐  
起下牀歸房執燭檢聲所在旋至枸欄二尾便聞殿  
上有人相語云各自避路某甲師還後又於禪房中

坐伴類數人一鼯眠此尼於睡中見有一人頭屈于屋語云勿驚某甲師也此尼於是不敢復坐又以一時坐禪同伴一尼有小緣事暫欲下牀見有一人拈掌止之曰莫撓某甲師於是閉氣徐出歎未曾有如此事比類甚繁既不即記悉多漏忘不得具載性愛戒律進止俯仰必欲遵承於是現請曜律師講內自思惟但有直一千心中憂慮事不辦夜即夢見鷓鴣鳴鶴雀子各乘車車竝安軒車之大小還稱可鳥

形同聲唱言我助某甲尼講去既寤歡喜知事當成及至就講乃得七十檀越設供果食皆精後復又請穎律師開律即發講日清淨翬水自然香如水園香氣深以為欣既而坐禪得定至於中夜方起更無餘伴便自念言將不犯獨即諮律師律師答云無所犯也意中猶豫恐違失且見諸寺尼僧多有不如法乃喟然歎曰嗚呼鴻微未遠靈緒稍墮自非引咎責躬豈能導物即自懺悔行摩那埵於是京師二部莫不

咨嗟云如斯之人律行明白規矩應法尚爾思愆何  
况我等動靜多過而不慚愧者哉遂相率普懺無有  
了遺又於南園就穎律師受戒即受戒日淨甕水香  
還復如前青園諸尼及以餘寺無不更受戒者律師  
於是亦次第詣寺敷弘戒品闡揚大教故憲軌遐流  
迄屆于今穎律師又令上約語諸寺尼有高林俗服  
者一切改易上奉旨制勒無不祓承律藏之興自茲  
更始後又就三藏受戒清淨水香復如前不異青園

徒衆既廣所見不同師已遷背更無覲侍於是恩別  
立住處可得外嚴聖則內窮宴默者以宋大明七年  
八月故黃修儀南昌公主深崇三寶敬仰德行初置  
精舍上麻衣弗溫藿食忘飢躬執泥瓦盡勤夙夜以  
宋泰始三年明帝賜號曰禪林蓋性好閒靜冥感有  
徵矣而制龕造像無不畢備又寫集衆經皆令具足  
裝潢染成悉自然有娑羅伽龍王兄弟二人現迹彌  
日不滅知識往來竝親瞻覩招納同住十有餘人訓

化獎率皆令禪誦每至奉請聖僧菓食之上必有異迹又於一時虔請聖衆七日供養禮懺始訖攝心運想即見兩外國道人舉手共語一云呿羅一云毗呿羅所著袈裟色如桑椹之熟因即取泥以壞衣色如所見倣於是遠近尼僧竝相倣效改服間色故得絕於五大之過道俗有分者也此後又請阿耨達池五百羅漢日日凡聖無遮大會已近二旬供設既豐復更請罽賓國五百羅漢足上為千及請凡僧還如前

法如過一日見有一外國道人衆僧悉皆不識於是試相借問自云從罽賓國來又問來幾時答云來此一年也衆僧覺異令人守門觀其動靜而食畢乃於宋林門出使人逐視從宋林門去行十餘步奄便失之又嘗請聖僧浴器盛香湯及以雜物因而禮拜內外寂默即聞器稀杓作聲如用水法意謂或是有人出便共往看但見水杓自然搖動故知神異又曾夜中忽見滿屋光明正言已曉自起開戶見外猶闇即

更閉戶還牀復寢久之方乃明也又經違和極篤忽  
自見大光明遍於世界山河樹木浩然無礙欣爾獨  
笑傍人怪問具陳所見即能起行禮拜讀誦如常無  
異又於一時復違和亦甚危困忽舉兩手狀如捧物  
語傍人不解問言為何所捧答云見寶塔從地出意  
欲接之幡花伎樂無非所有於是疾恙豁然而除都  
無復患又復違和數日中亦殊綿愒恒多東向視合  
掌向空於一時中急索香火移時合掌即自說云見

彌勒佛及與舍利弗目連等諸聖人亦自見諸弟子  
數甚無量滿虛空中須臾見彌勒下生剋頭末城云  
有人持幡華伎樂及三臺來迎於此上幡華伎樂非  
世間比半天而住一臺已在半路一臺未至半路一  
臺未見但聞有而已爾時已作兩臺為此兆故即更  
作一臺也又云有兩樹寶華在邊人來近牀語莫壞  
我華自此之後病即除損前後遇疾恒有瑞相或得  
涼風或得妙藥或聞異香病便即愈疾瘥之為理都

以漸豁然而去如此其數不能備記又天監三年一  
夏違和於晝日眠中見虛空藏菩薩即自圍繞誦呪  
呶聲徹外眠覺所患即除又白日臥開眼見佛入房  
藩蓋滿屋語傍人令燒香了自不見上以天監五年  
六月十七日得病苦心悶不下飲彭城寺令法師以  
六月十九日夜得夢見一處謂是兜率天上住止巖  
巖泚世間比言此是上住處即見上在中於是法師  
有語上上得生好處當見將接上是法師小品禮越

勿見遺棄上即答云法師丈夫又弘通經教自應居  
勝地某甲是女人何能益法師又云不如此也雖為  
丈夫不能精進持戒不及上時體已轉惡與令法師  
素疎不堪相見病既稍增飲粥日少為治無益漸就  
綿愒至七月十二日爾時天雨清涼悶勢如小退自  
云夢見迎來至佛殿西頭人人投幡竿猶車在地幡  
之為理不異世間隊擔鼓旗幡也至二十日便絕不  
復進飲粥至二十二日令請相識衆僧設會意似分

別至二十五日云見十方諸佛遍滿空中至二十七日中後泯然而臥作兩炊久方復動轉自云上堯率天見彌勒及諸菩薩皆黃金色上手中自有一琉璃清淨甕可高三尺許以上彌勒即放光明照于上身至堯率天亦不見飲食自然飽滿故不復須人間食也但聞人間食皆臭是以不肯食於彼天上得波利麤將還意欲與令法師有人問何意將麤去答云欲與令法師是人言令法師是人中果報那得食天上

食不聽將去既而欲見令法師間居上為迎法師來相見語法師可作好菜食以餉山中坐禪道人若修三業方得生堯率天耳法師不坐禪所以令作食餉山上道人者欲使與坐禪人作因緣也自入八月體中亦轉惡不復說餘事但云有三十二童子一名功德天二名善女天是迦毗羅所領恒來在左右與我驅使或言得人餉飲食令衆中之復云空中晝夜作伎樂聞人耳也

嵩岳仙姬

三禮田瑯者甚有文通熟羣書與其友鄧韶博學相類皆以人昧不能彰其明家于洛陽元和癸巳歲中秋望夕携觴晚出建春門期望月於韶別墅行二三里遇韶亦携觴自東來駐馬道周末決所適有二書生乘驄復出建春門揖瑯韶曰二君子挈榼得冰求今夕望月之地乎其漱莊水竹臺榭名聞洛下東南去此三二里儻能迂轡冀展傾蓋之令耳瑯韶甚愜

所望乃從而往問其姓氏多他語對行數里桂輪已昇至一車門始入甚荒涼又行數百步有異香迎前而來則豁然真境矣飛泉交流松桂夾道奇花異草昭燭如晝好鳥騰翥風和月瑩瑯韶請疾馬飛觴書生曰足下榼中厥味何如瑯韶曰乾和五醎雖上清醍醐計不加此味也書生曰某有瑞露之酒釀於百花之下不知與足下五醎孰愈耳謂小童曰拆燭夜一花傾與二君子嘗其花四出而深紅圓如小瓶徑





三寸餘綠葉形類盃觸之有餘韻小童折花至傾于  
竹葉中凡飛數巡其味甘香不可比狀飲訖又東南  
行數里至一門書生揖二客下馬命以燭夜花中之  
餘賚諸從者飲一盃皆大醉各止於戶外乃引客入  
則有鸞鶴數十騰舞來迎步而前花轉繁酒味尤美  
其百花皆芳香壓枝於路傍凡歷池館臺榭率皆陳  
設盤筵若有所待但不留璆韶坐璆韶飲多行又甚  
倦請暫憩盤筵書生曰坐亦何難但不利於君耳璆

韶詰其由曰今夕中天羣仙會於茲岳藉君神魄不  
離腥羶請以知禮導昇降此皆諸仙位坐不宜塵觸  
耳言訖見直北花燭亘天簫韶沸空駐雲母雙車於  
金堤之上設水精方盤於瑤幄之內羣仙方奏霓裳  
羽衣曲書生前進請命再拜夫人夫人褰帷笑曰下  
域之人而能知禮然服食之氣猶然射人不可近他  
貴壻可各賜薰髓酒一杯璆韶飲訖覺肌膚溫潤稍  
異常人嗑吸皆異香氣夫人問左右誰人召來曰衛

符卿李八百夫人曰便令此二童接待於是二童引  
璆韶於羣仙之後縱目璆問曰相者誰曰劉綱侍者  
誰曰茅盈東隣女嬋箏擊筑者誰曰麻姑謝自然幄  
中坐者誰曰西王母俄有一人駕鶴而來王母曰久  
望有玉女問曰李生來未於是引璆韶進立於碧玉  
堂下左劉君笑曰適緣蓮花峰士奏章事須決遣尚  
多未來客何言久望乎王母曰奏事章者有何所為  
曰論浮梁縣令李延年以其人因賄賂履官途以苛

虐為官政生情於案牘忠恕之道箴聞唯雄於貨財  
巧偽之計更作自貽覆餗以促餘齡但以蓮花峰叟  
狗從於人奏章甚懇特紓死限量延五年璆問劉君  
誰曰漢朝天子續有一人駕黃龍戴黃旂導以笙歌  
從以嬪嬙及瑤幄而下王母復問曰李君來何遲曰  
為敕龍神設水旱之計作瀾淮蔡以殲妖逆漢主曰  
柰百姓何曰上帝亦有此問予一表斷其惑矣曰可  
得聞乎曰不能悉記略舉大綱耳其表云其孫某克

構丕基德洽地庶臨履深薄匪敢怠荒不勞師車平  
中夏西蜀之孽不費天府掃東吳上黨之妖九有已  
見其朗清一方尚屯其氛侵伏以虺蜴肆毒痛于淮  
蔡豺狼尚惜其口喙螻蟻猶固其封疆若遣時豐人  
安是稔羣醜但使年饑癘作必搖人心如此倒戈而  
攻可以席捲禍三州之逆黨所損至微安六合之疾  
眚其利則厚伏請神龍施水癘鬼行灾由此天誅以  
資戰力漢主曰表至嘉第既允許可以前賀誅鋤矣

書生謂瑤韶此開元天寶太平之主也未頃聞蕭韶  
自空而下執絳節者前唱言穆天子來奏樂羣仙皆  
起王母避席拜迎二主降階入幄環坐而飲王母曰  
何不拉取老軒轅來曰他今夕主張月宮之醮冰不  
勤請耳王母又曰瑤池一別後陵谷幾遷移向來觀  
洛陽東城已坵墟矣定鼎門西路忽焉復新市朝云  
改名利如舊可以慙歎耳穆王把酒請王母歌以珊  
瑚鈎擊盤而歌曰觀君酒為君慙且吟自後頻見市

朝改無復瑤池宴樂心王母持盃穆天子歌曰奉君  
酒休歎市朝非早知無復瑤池興悔駕驂騑草、歸  
歌竟與王母話瑤池舊事乃重歌一章云八馬迴乘  
汗漫風猶思停駕憇昭宮宴移玄圃情方洽樂奏鈎  
天曲未終斜漢露凝殘月冷流霞盃後曙光紅崑崙  
迴首不知處疑是酒酣清夢中王母酬穆天子歌曰  
一曲笙歌瑤水濱曾留逸足駐征輪人間甲子周千  
歲靈境盃觴初一巡王免銀河終不夜可花好樹鎮

長春悄知穆滿饒詞句歌向俗流疑悞人酒至漢武  
帝王母又歌曰珠露金風下界秋漢家陵樹冷修々  
當時不得仙桃力尋作浮塵飄壠頭漢主上王母酒  
歌以送之曰五十餘年四海清自親丹竈得長生若  
言盡是仙桃力看取神仙簿上名帝把酒曰吾聞丁  
令威能歌命左右召來令威至帝又遣子晉吹笙以  
和歌曰月照驪山露泣花似悲先帝早昇遐至今猶  
有長生鹿時遠溫泉望翠華帝持盃久之王母曰應

須台葉靜能來唱一曲當時事靜能續至晚獻帝酒  
復歌曰幽薊煙塵別九重貴妃湯殿罷歌鍾中宵扈  
從無全仗大駕蒼黃發六龍救匣尚留金翡翠暖池  
猶浸玉芙蓉荆榛一閉朝元路唯有悲風吹晚松歌  
竟帝悽恻良久諸仙亦恻然於是黃龍持盃立於車  
前再拜祝曰上清神女王京仙郎樂此今夕和鳴鳳  
凰鳳凰和鳴將翔將翔與天齊休慶流無央仙郎即  
以鮫鮪五千疋海人文錦三千端琉璃琥珀器一百

仙媛九卷  
床明月驪珠各十斛贈奏樂仙女乃有四鶴立於車  
前載仙郎并相者侍者兼有寶花臺俄進法膳凡數  
十味亦霑及瑤韶瑤韶飲飽有仙女捧玉箱托紅牋  
筆硯而至請催粧詩於是劉綱詩曰玉為質兮花為  
顏蟬為鬢兮雲為鬋何勞傅粉兮施渥丹早出娉婷  
兮縹緲間於是茅盈詩云水晶帳開銀燭明風搖珠  
珮連雲清休勻紅粉飾花態早駕雙鸞朝玉京巢父  
詩曰三星在天銀漢迴人間曙色東方來玉笛瓊簫

亦宜夜莫使一花衝曉開詩既入內有環珮聲即有  
玉女數十引仙郎入帳召瑤韶行禮禮畢二書生復  
引瑤韶辭夫人夫人曰非無至寶可以相贈但兩力  
不任携挈耳各賜延壽酒一盃曰可增人間半甲子  
復命衛符卿等引還人間無使歸途寂寞於是二童  
引瑤韶而去折花傾酒步惜別衛君謂瑤韶曰夫  
人白日上昇鸞駕鶴在積習而已未有積德累仁  
抱才蘊學卒不享爵祿者吾未之信儻吾子塵宇可

踰俗徑可脫自今十五年後待子於三十六峰願珍  
重自愛復出來時車門握手言別別訖行四五步杳  
失所在唯見嵩山嵯峨倚天得樵徑而歸及還家已  
歲餘室人招魂葬於北邱之原墳草宿矣於是瑒韶  
捐棄家室同入少室山今不知所在



書仙媛紀事後

九丹以石道妙秘于琅函六州五芝  
靈種及于金窟天琴今夜下紺馬翔翔  
火肉披蓮空中生樹故黎丞景行雲  
布彤編而窈窕傳靈星分逸史束  
有按瓊箱縹帙以博披奉仙滌玉

儀而脰列者也爰從黃圖採擷前  
芳紀鮫仙媛紹練液指銀題絳筒  
冥通福地仙鄉綠幘青詞遙禮帝  
闕真老天淵玉女顏色芙蓉姑射  
神人肌膚冰雪周至白雪杯瓊水遺  
踪尚在裴生玉杵白藍橋餘跡新

存龍寢乘煙不讓紫烟羽宮鶴胎  
泣髮何殊翠翠如女仙翁霓裳聰媚于  
蓬瀛星珮參差于闐苑珊瑚同樹  
霄漢鸞情瓊草共枝烟霞鳳想  
懿而經百億閻浮幾見靈城偃色  
應三千日月會須鶴影傳輝急種



怪牒爰今榮鏡于坤與玉收三父乞  
此孔昭于帝邑天葩增鳳彩栲  
侯重碧琉璃麗藻繁春花墨  
葉盈金錯石珠音振響玉架流牙  
豈艷一時將棄萬禩  
萬曆玄默攝提極仲秋望後

署



